



芦苇丛书

张欣 主编

蚝

门

● 杨晓丹



广州出版社

芦苇丛书

张欣
主编

蚝

门

● 杨晓丹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蚝门 / 杨晓丹著.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8.12

(芦苇丛书)

ISBN 978-7-80731-915-3

I. 蚝… II. 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478 号

书 名 芦苇丛书·蚝门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 9、10 楼 邮政编码:510635)

责任编辑 高旭正

责任校对 林 穗

装帧设计 刘伟建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横江 邮政编码:511400)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总 印 张 48.5

总 字 数 63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80731-915-3

总 定 价 80.00 元(全三册) 11.24

《芦苇丛书》编委会

顾 问：陈建华

主 编：张 欣

副主编：鞠 英 李兰芬

总序

陳建華

广州市作协策划出版一套“芦苇丛书”，我个人以为，这个想法很好，这项工作值得做。“芦苇丛书”的出版，其政治意义在于：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努力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和谐境界，为营造和谐社会做一点实事。其文化意义在于：褒扬本土文化和扶持本土作家，让岭南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实绩。

岭南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纵观近代历史，这里曾生长出像黄遵宪、丘逢甲、郑观应、张荫桓、容闳等一批民族栋梁，更遑论“开中国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这片曾经葳蕤茂盛的文化湿地，以她自己独有的方式再续写和继承人文传统。

平心而论，地处岭南腹地的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史成就了广州的辉煌，而广州的辉煌是凭借文化传承下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一直处于狂飙激进式的经济变革之中

蚌

门

/



心,创造了无数个令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奇迹。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作为广东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广州,对确立广东在全国一盘棋上的领军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乃民族之魂,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力以文化论输赢。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经济要开放,文化也要开放,正如两个轮子同步,列车才能高速前进的道理一样。

执政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必须深刻认识到:诚如经济改革有经济改革的规律一样,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文学也有它自己的规律,那就是:表现形式更加多元,思维格局更加开放,观察视角更加人性。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头戏,文化事业的兴衰,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的素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创造,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超越及思想等内在价值的提升。因此,她又不容辞地应该做到:扶持和关注那些弱小的但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文学幼苗,使之沐浴到充分的阳光雨露,即便成不了参天大树,也是一株净化空气、绿化家园的可爱植株。据我所知,在广东,尤其是广州,活跃着一大批有抱负有才华的文化精英,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勤勉地耕耘着,思想之树长青,果实甘美多汁,但却因种种原因“养在深闺无人知”。“芦苇丛书”的出版将会改善这种现状,为广州的作家提供了一个让其作品与世人见面、与社会交流的平台和机会。这是一个极富创意和时代特色的探索。

提到芦苇,人们自然就会怀念一个人:帕斯卡尔。他在著名的《思想录》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就是:“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但他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但芦苇还让我想起另一个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当他从天庭为人类盗得火种后,就是把它藏在一截芦苇管里投奔人间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说,芦苇还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载体。期待“芦苇丛书”能名副其实,不负使命。

鉴上所述,欣然捉笔,是为序。

(本文作者为原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越人如水

静之无形 动之有态

老祖宗说：“民以食为天。”

春萍的奶奶说：“天上还有天，那层天就是敢吃会吃，蚝门人是天上的神仙。”

春萍是蚝门小镇穷人家的女儿，年仅十二岁，长得唇红齿白，活泼精灵，十分的惹人喜爱。她是镇上的小美人，家里的小宝贝，亲人都非常呵护她，特别是一手带她长大的奶奶，更是上哪都带着她。奶奶常说要把孙女培养成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能文能武的女子。

奶奶是个远近闻名的做菜高手，蚝门小镇方圆十里，无论哪一家做红白喜事都请她掌厨。奶奶掌厨时，小春萍就跟在奶奶的身边，她除了跟着吃，还帮着做点剥蒜、刨姜、择葱之类的活。但大多数的时候，闲着没事的小春萍都是站在奶奶身边看她做菜。蚝门的人经常看到，村头田边的小道上一老一少背着一大一小的竹筐，谈笑风生地走着。老的竹筐里装着炒锅和利刀，小的竹筐里装着锅铲、围裙和毛巾。奶奶和小春萍每到一地，就用砖头垒起两个灶，一个灶做煲、煮、蒸、焖之类慢火的菜，一个灶用来做猛火小炒，乡下人都叫她们做“老少火炉”。因为蚝门没有酒楼之类的食肆，乡下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顿饭，所以这“老少火炉”每到一处都给他们带来欢乐和温暖。

壬子年仲夏，蚝门小镇出了件大喜事。蚝门小镇的郑风采

蚌

门

1

从金山回来了！

香山出洋的人都有一个信念，在外埠挨生挨死，挣得几个钱都是树高千尺，也要落叶归根。在金山挖金矿、开餐馆的郑风采的归来，可谓衣锦还乡。他的堂兄郑风度按郑家的规例，在祠堂为他设宴洗尘，大开十三围酒席，宴请蚝门乡里有头有面的人物来助兴。

蚝门没有茶楼食肆，所以没有摆得上台的大厨，郑家的林师爷只好请来了春萍的奶奶。为了这顿饭，奶奶在郑家祠堂张罗了好几天，十分隆重。宴请的那天，奶奶一早就起床梳洗打扮一番，小春萍也打扮得像只漂亮的小彩雀。小思远吵着要跟奶奶去开开眼界，奶奶怕这个调皮的孙子丢她的老脸，不让他去。他没哭，只是不吃不喝，生了一天的气。

小春萍跟着奶奶到郑家祠堂做菜，她像往常那样，帮奶奶剥完蒜、刮好姜、择好葱，就和小伙伴出门玩跳八格。她正玩得高兴，听帮工的阿福哥说奶奶头晕症犯了。小春萍知道奶奶一犯病就会天旋地转，不能站立。这时，乡绅名流和官员陆续到来。穿着西装革履的郑风度和一身上衫马褂的郑风采忙着招呼客人，因为是郑氏家族的喜庆，所以来的都是一家之主，清一色的男人，场面热闹而又严肃。郑风度是地方一霸，这天他占足了面子。林师爷深知，要是在这场合丢了郑风度的面子，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他暗地里请来益生堂的郑先生给奶奶看病。吃过郑先生的药，奶奶的病也不见好转。气急败坏的林师爷对奶奶说：“今天你要是做不出菜，你我都得跟着陪死！”奶奶吓得哭了起来，她死撑着去做菜，额头上黄豆般大的冷汗滴滴落下，不一会儿，就支持不住，晕倒了。厨房顿时乱作一团。林师爷命令谁都不准哼声，要是惊动了祠堂里的老爷们，就只好收拾了。

小春萍看到人们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团团乱转，无计可施，她拉了一下林师爷的衣尾，小声说：“这菜是不是让我来炒。”

林师爷用疑惑的眼光盯着这晃动着两条小辫的小丫头，烦心地说：“去，去，你这黄毛丫头能上灶头？开什么玩笑。”小春萍说：“你小看人，炒这几个菜难不倒我！”虽然她回答得很爽，林师爷却没有理睬她。奶奶醒来，听见孙女和林师爷的争执，她吃力地说：“林师爷，让她试试吧。”“试试？”林师爷犹豫半天，还是不放心的，“不行，不行，不能拿这么重要的宴席教飞（粤语：做试验）。”奶奶见他不肯松口，便小声对孙女说：“放大胆，上灶。”听奶奶这么一说，小春萍像得了圣旨，连忙有板有眼地吩咐起帮工，说：“快点炖圆蹄，要不来不及了。”帮工站着不动。奶奶帮口说：“听到没有，听她的话，快点炖圆蹄。”在家中，小春萍跟着奶奶学过炒菜。奶奶知道这个孙女对烹饪很有悟性，但她小小年纪能否拿下十三围菜，奶奶也拿捏不准。可事到如今，事急马行田，唯有硬着头皮让她上灶。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斩了你的头当凳坐！”林师爷也无计可施，只得对奶奶丢下狠话，走了。人人都捏着一把汗，心里直打鼓。小春萍不晓得这些，她做梦都没想过，能让她上大灶炒菜，只是一个劲地笑得见梦不见眼。当帮工动手后，她淡定地围上奶奶的大围裙，然后绕着菜案走了一圈，看了看上边切好的菜，动手把做不到位的地方整理了一下，再对帮厨的老乡吩咐案面上的工作。她像模像样的架势，让众人那颗提到喉头的心这才慢慢地放回原位。待料备好后，小春萍晃动着两条小辫，毫无惧色地提着锅铲，准备上灶。细心的奶奶叫人给小春萍端来一张椅子，让她站在椅子上炒菜……那一年，她还没有灶头高。

郑家的洗尘宴如期开始了。在堂前帮忙招呼客人的林师爷看到帮手送菜的家丁像走马灯一样，左上右下，忙得令人眼花缭乱。他不放心，又悄悄走进厨房。然而，眼前的一切令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奶奶撑着身子在炉边看火，焖、蒸、炒、煲、煮等各类菜式全部都由那个十二岁的黄毛丫头一手搞

4 掂。而且，那丫头掌起勺来淡定老道，纹丝不乱。林师爷心中暗暗赞叹，真是奇才啊！

那天，小春萍忙了一个晚上，十三围菜，每围九大簋她都一一做了出来。席上，吃得津津有味的各位老爷们纷纷大赞：“蚝门的菜色香味俱全，炒得好！”人们都以为这是奶奶的杰作。

回家的路上，小春萍拎着她的小花鞋，一瘸一拐地走着，原来她炒菜的时候，脚面被滚油烫出了两个大水泡。奶奶心疼地说：“我来背你。”

“不用！”

“怎么烫着的？”

“不知道。”

“烫着的时候疼吗？”

“很疼，钻心的疼。”

“为什么你不喊？”

“我是师傅，不能喊。”

“如果那时候你用药油涂一下，就不会起这么大的泡了。”

“我要做十三围菜，没时间。”

“现在还疼吗？”

“疼，很疼。”

“疼你就哭吧，路上没人。”

“我，我哭不出来。”其实，泪水已经在小春萍的眼眶里打转，她毕竟还是孩子。

就在那天宴席上，酒过三巡，金山客郑风采向族人们宣布了一个消息——他打算在蚝门做三件事：第一件，他要在大村街开一间茶居。第二件，他要修筑一条由蚝门到石岐的公路。第三件，就是他要建一间发电厂，让全蚝门的父老乡亲都用上电。

没过多久，郑风采真的做成了他说的第一件事——他在大村街建的茶居开张了！不过，与其说是间茶居，不如说是修路村民

的饭堂更名副其实。郑风采是个大方之人，为方便修公路的村民，他请来奶奶当大厨，让修路的人统统到自己的茶居吃饭，一日三餐，朝鱼晚肉，吃得很好。乡里人都争着到工地上做事，郑风采的声誉如他筑路的速度，日达数里，很快就压倒了他的堂兄——地头蛇郑风度，成为乡里最有威望的人。

修路前，郑家族人说好请王道馆的王半仙为公路的开工做法事，但读了点洋书，喝了点洋水，不信神不信鬼的郑风采把这惯例省了。春萍的奶奶知道后大叫不好，她连夜去劝郑风采，开工不做法事，犯了上天，会出事的。一个做菜的老太婆，人微言轻，怎劝得动一个有头有脸的金山客。郑风采照样香没烧一炷，就开工了。

修公路的头些日子，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但修到一半，却出了件大事。参与修公路的一个叫“大只宏”的村人，暗地里喜欢上郑风度家一个漂亮的妹仔。一天，他发现郑风度与那妹仔私通，一气之下，不顾一切地把郑风度揍了一顿。恼羞成怒的郑风度令人将他捉到乡公所，并指使人一口咬定是大只宏强奸了那妹仔。大只宏有口难辩，被收了郑家贿赂的乡公所主事人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还被关进了大牢。事后，郑风度给好友县太爷呈了一纸诉状，送了一笔钱，只等呈报县里的批文下来，大只宏就游街示众，斩首正法。这事一出，修路停工了。

大只宏出了事，春萍的奶奶很是着急。孤儿大只宏是她看着长大的。她知道这个老老实实的后生仔（年轻人）一定是受了冤枉。奶奶找到好说话的郑风采，求他为阿宏申冤。但事情复杂，又涉及堂兄，郑风采自觉也不好出头。后来，不知为什么突然县里下了一道命令，要乡里将大只宏押往县城。奶奶得到消息，连夜带着小春萍赶到县城，她想尽办法，却连大只宏关在哪里也不知道，更谈不上见一面。大只宏被押到县城之后，生死不明。蚝门人有句老话：打蛇不死三大害。郑风度一家怕留后患，为将大

6 只宏置于死地，先后送了几次钱，他们上下打点，但还是没有下文……

大只宏的事情渐渐淡了下来，拖了一个月的蚝门公路又复工了。可是，公路修到松山口时，有一黑一白两块大石挡住了去路，那石坚硬无比，大锤砸下去，仅仅溅起几点火星。郑风采年轻时曾经在金山的金矿打工，石头难不住他。他托人到省城买来炸药，声称要把那两块石头炸掉。炸石在蚝门可是一件新鲜事，一早，男女老少站在村头，遥望山口炸石。等了许久，只闻远处传来一声炮响，山头卷起一阵黑烟，人们冲上山口，只见黑石被炸得无影无踪，白石却纹丝不动。有人说看见那块黑石化为一只黑虎跑了。大家都慌了，拦着不准炸白石。为了炸石的事，争争吵吵又过了半个月，最后郑风采妥协了，公路只好绕过白石而行。奶奶在家直唠叨，她早就说了修路不做法事，会出事的。炸黑石那天，春萍半夜梦到了两只围着她转的老虎，一只黑，一只白。奶奶得知，慌慌张张地跑去问王半仙此梦何解。王半仙告诉奶奶，松山口那对黑白石就是蚝门的黑白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蚝门是块金地，存得了财，容不下人。

历尽艰辛，公路终于修好了，一条平平坦坦的大路直通石岐。县城的大车开到了村头，虽然坐大车是有钱人的事，但村里的农夫村妇，看看大车，闻闻汽油，也乐在其中。蚝门小镇威风了，四乡的姑娘都以嫁到蚝门为荣，一年之内，光是大村街就有三家男子娶了外乡的老婆。蚝门热闹了，原来的公路饭堂改建成与郑风采在石岐开的心如茶楼一模一样的食肆，取名为“如心茶居”。茶居像城里的茶楼一样，每天一茶两饭，红白喜事还可以包餐，结束了蚝门没有茶楼的历史。郑风采说奶奶是个乡下人做不了茶居的工夫，他从石岐街请来了一个自称是一流的广府菜大师傅肥佬。肥佬来的那天，茶居给了奶奶三块大洋，就把她辞退了。九九归一，奶奶又回家过起了忙耕田闲时做菜的日子。

奶奶被辞退回家，小春萍不服气，要找郑风采理论。奶奶摸着春萍的小脑袋，笑着说：“傻妹仔，我在茶居做了一年多，没有亏。原先我只会做老祖宗留下的三十个菜，现在我已经学会做七十四十九个菜了，连山珍海味我都会做了。”小春萍掏出一个平时学写字的小本本，要把那四十九个菜记下来。奶奶说：“春萍，你现在不用记。菜是死的，人是活的，世上事物千变万化，无穷无尽。要学做菜就要人随天变，菜随心变。我们家穷，吃不起山珍海味，我只会做三十个菜，后来我在茶居做出四十九个菜，就是靠变。你要学做菜，就要学好一个‘变’字和一个‘悟’字。”心灵手巧的小春萍记住了奶奶的话。她再度背起小竹筐跟着奶奶四处做菜，靠“变”和“悟”两个字，她果然很快就把那四十九个菜学会了。此时，奶奶已老态龙钟，手脚不大灵活，请她做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清闲下来的奶奶将自己会做的那四十九个蚝门菜认认真真、整整齐齐地记到一个小本本上，并将本本交给小春萍，同时嘱咐她要学齐九十九个公认的蚝门名菜。因为只有这样，按行规，这些菜方可称为蚝门菜。小春萍一口答应了奶奶的要求，她还说长大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蚝门菜大厨。

蚝岐公路通车之日，也是如心茶居真正开张之时，双喜临门，打锣鼓、放鞭炮、舞狮、舞龙……把蚝门小镇整整闹了三天，村里人在如心茶楼也免费吃了三天。但郑风采的堂哥郑风度没有去看通车庆典，据说是他病了。

就在第三天的夜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突然锣声四起，人声鼎沸，土匪进村了。蚝门大村街的男女老少逃进了碉楼。女人和孩子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男人在碉楼端起土枪，朝村里乱射。四下一片漆黑，枪声像炒豆子似的，说是打土匪不如说是壮胆罢了。

天亮了，村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大财主郑风采被“标参”（绑架）了！

奶奶自碉楼下来，回到家中她第一件事就是在神位上焚香，

8 喋喋不休地为郑风采祈祷。她忙了一阵子后，对春萍说：“天不可欺！天不可欺！郑财主开工不烧香，躲不过上天的惩罚……”天和郑财主有什么关系，小春萍听不懂，为什么要惩罚那个老头子，她更想不通。她只是听到陆家村的大伯大婶说：“把郑财主捉走的是黑风怪，黑风怪是黑风寨里的土匪头子，那是个吃人不眨眼的家伙！”人们还说：“那个土匪就是郑财主炸掉的那块黑石头变的。”

蚝门人最担心的是郑财主被“标参了”，电厂还建不建？早些时候，蚝门的人都在说，有了电厂，就能点电灯。电灯就是一个用黑线绑着的会发光的大鱼胆，不用火水，一个鱼胆就能照亮全家。如今那个鱼胆被土匪绑到天上，看不见了。郑风采是个好人，好人就有好报！没几天，他的家人花了大笔钱，把他平安地赎了回来。蚝门人建电厂，点电灯的美梦又回来了。可是，回来了的郑风采躲在石岐的家中，再也不回蚝门了。他原来打算建的那间电厂也没有了下文，蚝门人点电灯的美梦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郑风采走了，他的如心茶居并没有关门。替他代管茶居的是一个嘴上无毛的后生仔，叫刘洋，是郑家的远房亲戚，来自广州。到如心茶居饮茶吃饭的人虽不多，但也从没有间断过。茶居依然是蚝门小镇上独树一帜的食肆，但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不赚钱。如心茶居要关门的消息时有传闻。不过，每次小春萍随奶奶走过大村街，她都看到如心茶居依然开着。

时间在平淡中流逝。一年后的某天，年迈的奶奶在与孙女商讨如何煲水蟹粥时，微笑地睡着了。这一睡，就再也没有起来了。奶奶永远地离开了，她留给小春萍的是那记有四十九道菜式的小本本和完成九十九个蚝门菜的愿望。

女大十八变。三年后，春萍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人见人爱

的大美人，也到了适嫁的年龄。乡里尚未婚配的男人，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把目光投到了她的身上，投到了陆家村。蚝门的大村街大多数人都姓郑，姓陆的是这个镇的小姓，他们都住在小镇后尾的陆家村。据族人说，明朝末年，陆家祖先在石岐城犯了官非，死在狱中。他的三个儿子在城里呆不下去了，遂迁到蚝门务农为生。到春萍她爸陆志海，已经是第十二代人了。陆家村的人都很穷，家家都是租郑姓人家的田地耕种，过着望天打卦的日子。年时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丰衣足食，自享其乐。但一旦碰上天灾人祸，就要挨饥抵饿了。

陆志海租种的是郑风度的田。郑风度原是个在广州城混帮派生意人，红黄蓝白黑好事、坏事，只要有钱入袋，无所不为。年老了，才退隐回乡，大肆买田置地，当个安乐的土财主。他是个信命的人，回乡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村里王道馆的王半仙算命，没想到没出过省城半步的王半仙居然将他的今生来世算得清清楚楚，并点破他的罪过，劝他积德归善。那年，适逢蚝门一带遇上大旱灾，大河干得河底朝天，田地寸草不生。陆姓人家不仅交不上田租，家家户户已经连粥都吃不上了。郑风度听了王半仙指点，以大善人的面目出现，他不仅免了陆家各户的田租，还开仓放粮。他救人于水火的善行，至今还在乡里乡外传颂。

春萍的奶奶去世那年，山里田里的蛇纷纷蜕壳，蚝门的人说要换代了。果然，不久，郑风度也一命归西了。临死前，他把家业留给了独子郑昌品，并嘱咐他一定要开枝散叶，把这个家发扬光大。青出于蓝胜于蓝！不负众望，郑家在心狠手辣的郑昌品手中，如日中天，成了雄霸一方的望族。但是不知为什么郑昌品的老婆邓凤芝，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后，就再也生不出一男半女。更令人称奇的是，郑家养的牛也只是会生小母牛，就连郑家那只看门狗生的一窝小狗仔，居然也都是母的。这一下，郑家上下全都慌了。他们连忙请来一帮道士祭祖请神，祈求上天，那场醮足足

10 闹了三天。

郑昌品还请王半仙看了郑家的家宅，又看了郑家的祖宗山坟。最后，王半仙摇了摇头，扔下一句“家山依旧，细水长流”，就走了。郑昌品听不明白，连夜带着厚礼，到王道馆求真人指点迷津。可王半仙只是望着门外黑得乌鸦鸦的天，说了句“天机不可泄”，便不肯再多说半句。王半仙越是不说，郑昌品越是焦急。急到最后，他扑通一声，跪到了王半仙的面前，一脸通红，热泪盈眶，甚是可怜。见状，王半仙只好说出心底不想说的话。郑家之所以阴多阳少，只因家宅正犯太阴，所以主持家事都是“牝鸡司晨”。说罢，王半仙还小心地竖起两只手指，指指身后。醒目的郑昌品立刻明白，他是在劝自己娶个二房。

在蚝门，谁都知道郑昌品家里的太太邓凤芝是个乡里乡外有名的海底针，心狠手辣。说到娶二房的事，这等于把郑昌品逼到绝头巷子里了。自王道馆归来，郑昌品在家整整想了一夜。最后，他向祖宗牌位上了三支香，磕了三个响头，再喝了点白酒，壮着胆子向妻子提出了要娶二房的事。邓凤芝一没哭，二没闹，更没有上吊，她只是若无其事，摇摆那匀称的身姿，进了房门。此招反倒让郑昌品一下子摸不着底，慌了心。过了几天，王半仙一早开道馆的门，就见自家那条大黄狗直挺挺、面目狰狞地吊死在门口的大树上。王半仙没有声张，悄悄地埋了死狗。之后，没病没痛大半辈子的他无端得了场怪病，这一病就是半个多月。镇上的人都说他是泄露天机太多，得罪了天，才生此怪病。经此一病，王半仙往后经过郑昌品家的大门，都不敢抬起头来。

郑昌品的岳父是省城一个小戏班的班主，死后，衣钵传给了唯一的侄子邓擎天。邓擎天是个屠夫出身的戏迷，武艺了得，却不善经营。戏班到了他手里，不久就已散得七七八八。加之当时有个大官看上了邓擎天的情人——戏班的台柱小红，于是硬给邓擎天扣了个死罪，将他打入大狱。但邓擎天也不是等闲之辈，他